

公羊義疏

冊七

卷之六

公羊義疏七十二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定十四年
盡十五年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

疏禮記檀弓云公叔尤有同母異父之

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正義引世本云衛獻公生

晉趙陽出奔宋

疏同校勘記云唐石經本閭豎本同毛本陽誤云陽疏

趙厲孫疏引世本云懿子兼生昭子舉衛此及趙陽兼即厲也按左

傳以陽爲戌黨證之世本當從左氏作衛爲晉羊毛本又誤陽爲穀並

有歸于晉無復有奔陽宋事也差繆略云衛公羊作晉按今公穀並

三月辛巳

疏校勘記云閭豎改去上二畫經義述聞云三月當爲二經原

氏穀梁並作二据杜預長曆是年二月己未朔辛巳二十三日也

若三月則戊子朔不得有辛巳矣釋文但云公孫子佗人二傳作公

孫佗人三傳始誤二爲三包氏慎言云二月書辛巳月之二十三

公羊義疏七十二

中華書局聚

國者明楚陳以滅人為重頓子以不死位為重

疏

左氏穀梁作公

佗字人旁磨改膽舊疏云左氏穀梁皆作頓子詳字賈氏不注從

不備按詳膽音近說文羊部詳从羊片聲倉部詳从倉片聲皆從文

云得聲也鄂本膽誤沈蜀大字本誤愴○許男斯歸至為重其○舊疏

皆直一國大夫歸而已是以其詳言之以歸是不暇分則今此經上載二

國其重者陳二國之卿相滅獲也其過子以深不假言歸楚不足輕陳之罪

為重者陳二國之卿相滅獲也其過子以深不假言歸楚不足輕陳之罪

假言重者陳二國之卿相滅獲也其過子以深不假言歸楚不足輕陳之罪

不當死位為重頓子按襄六年傳已國滅何君死之言正歸也故注云然頓言所以

也歸略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

注月者為下卒出

疏釋文地理志會稽郡下橋由漢

拳治嘉興縣南有醉李戰地應劭曰吳古之橋李增封其地至此然則

與閩越戰時橋李猶為吳地杜氏通典吳國南百四十里城與今分

境吳嘉興府嘉興縣南四十五里嘉興府之國南百四十里城與今分

郡嘉興縣南四十五里嘉興府之國南百四十里城與今分

吳于橋李越地漢書地理志越王句踐迎擊古曰雋音集醉越絕音買達

鄉故語兒鄉名曰沈氏欽李吳疆越地以爲戰地至于柴辟亭句踐更秀

水縣西南七十里按就橋醉皆方音之轉○注月者爲下卒出○

隱六年注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此兩夷相敗宜略於諸夏不合○

吳子光卒

疏伐越絕未戰吳內傳吳人敗于就李吳之戰地敗者言越之

伐越子其踐禦之陳于橋去李七之靈姑浮以趙訪闔廬之

傷將指取其

外君難卒於

公會齊侯衛侯于堅

疏釋文堅本又作擊音牽左氏作牽按穀梁亦

牽堅擊音義同杜云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大事表云路史內

壤內黃今屬河南彰德府濬縣屬淇水東北逕在志牽城在衛輝府

秋公會齊侯衛侯于牽是也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疏馬氏宗櫟左傳補注云酈元曰今甄城西南

宋地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疏通義云黃道周曰歸脤而不舉日月何也其

之紀時焉脤說文作𩚑鄭人注周禮地官掌蠶引作蠶

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注天子士以名氏通疏○注天子至氏通

疏云石尚天子之士故稱名氏言來者何氏以外之辭歸秋之例天之

稱舊疏云傳氏通中士以官錄以下知士略稱人今此經書其名氏故

知之上穀梁傳其辭石尚士也何錄以知其士稱也天子之經書其名氏故

云石尚天子之士石尚是也下釋例王稱之公卿皆人書爵大夫書字何

氏意必知例然者正以傳云石尚者何天子之士隱元年傳云宰

者何官也知恒者何名也曷傳云石尚者何天子之士隱元年傳云宰

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通先王命人也然則以此三處之傳言

之則知單名繼官不名氏通中士稱王命人也然則以此三處之傳言

年注云天子之上杜以名氏通中士稱王命人也然則以此三處之傳言

下士略稱人是也杜以名氏通中士稱王命人也然則以此三處之傳言

俎肉也疏職曰禮凡四方山川祭祀共蠶器之蠶注飾祭器之屬也鄭人

尚來歸蠶注左氏器以蠶飾因名焉鄭司農云蠶社可以白器令色白

威肉故名肉為蠶是祭社之器為蠶也按周禮直云蠶器皆蠶而

別宜社者為蠶故鄭氏總謂祭器明社稷宗廟四望山川皆蠶也

引鄭氏注人證凡山川四方以飾物祭器又云蠶畫為蠶形蚌曰含漿尊

鄭氏注人證凡山川四方以飾物祭器又云蠶畫為蠶形蚌曰含漿尊

之象則又與地官注不同蓋無正文故說不定也今三傳本皆作
豚公羊傳云與地官注不同蓋無正文故說不定也今三傳本皆作
是也肉也則宜社即肉中周禮大賜臣伯下者何人歸氏說以交諸侯之福
威之以蠶肉又成左氏說也然彼傳子受成子受社注云宜社之肉則以
爲宜社之肉又成左氏說也然彼傳子受成子受社注云宜社之肉則以
說文肉因社肉也亦謂之半肉在且上漢書項籍傳乃爲高祖注云所
以薦肉享一切經音義在引組字載肉謂實也爲冠禮注黃腥曰豚熟曰
燔注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

之故書以譏之疏周禮引義左氏說豚祭之肉威之以蠶宗

示來歸社肉威以蠶故謂之豚也子所以親與社祭之肉威以蠶宗

傳曰天子有事燔焉社以稷同姓諸侯以周禮大宗伯以福祿之禮親

兄弟之國鄭注燔引是亦蓋燔亦用左氏義穀梁傳與此燔則今文

春秋說也按王亦燔引是亦蓋燔亦用左氏義穀梁傳與此燔則今文

或炙箋云燔燔疑燔字之誤說雅生火部燔燔也詩烈傳楚茨或燔

左傳燔二十四年天子有燔焉似不裏必分二年左傳與燔焉孟

年天子使宰孔賜齊侯胙是祭也○注禮諸至體歸實則班論語鄉黨云

祭於公不宿肉集解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至體歸實則班論語鄉黨云

惠或曲禮人凡祭于公者必助其俎注臣不敢煩君使也人夫以
 下或彼注夫以下當作猶以上是以故明史記孔子大夫世家孔子曰魯今且郊肉如
 致則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明孔大子夫故侯君之領致後膳肉如
 不時尸與主不脫冕而婦行也司徹徹俎與歸俎不同徹俎謂當祭末徹俎
 後俎士肉所持俎賓俎大夫與君賜之君使同歸之禮所傳乃昭祭六年各
 獻俎大夫所謂賓俎與君賜之君使同歸之禮所傳乃昭祭六年各
 為大嗣夫祭喪祭侯之禮受歸所謂冕俎即祭於賓侯助祭俎也
 彼亦大嗣夫祭喪祭侯之禮受歸所謂冕俎即祭於賓侯助祭俎也
 子服亦有歸也諸侯詩大祭祭事也禮云殷祭統云敏俎裸者將所京厥祭作裸必將
 常服也又曰姓俎大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則異姓俎侯助祭亦必致
 膳故孔子又曰姓俎大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則異姓俎侯助祭亦必致
 之國非也故左傳有賜齊侯胾之事說文胾古文祭福及有功德者亦先得
 之於周為客天子有賜齊侯胾之事說文胾古文祭福及有功德者亦先得
 賜焉○注時魯至譏之○舊疏云桓正胾及魯無朝聘天功之德者亦先得
 歸焉○注時魯至譏之○舊疏云桓正胾及魯無朝聘天功之德者亦先得
 制與不穀梁以助祭久矣周之然不春秋禮書于魯不得請行何貴復正之也何氏
 取所不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注主書者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疏注主書至

虎通諫諍云子諫父明君臣以義故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
 法猶火去木而滅也明君臣以義故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

疏云父子天倫無相去之義子道若大為惡逆人倫之所不容乃可
竄之深宮閹人固守若小義子無道當安處之隨宜罪譴會其克改
甯有逐之諫佗國為宗廟羞且復諫自不避殺如舜與宜咎之徒甯有
號泣而諫諫若不悅則復諫自不避殺如舜與宜咎之徒甯有
去父之義乎今論其大小無道俱失衛侯逐之非為父無殺己之意
去父之義而子之義今主書無此經者一則義衛侯逐之非為父無殺己之意
子之失孝為子之義今主書無此經者一則義衛侯逐之非為父無殺己之意
幽王之失類若不迴避必當殺己無此經者一則義衛侯逐之非為父無殺己之意
生不失去失至孝之名宜咎奔殺己無此經者一則義衛侯逐之非為父無殺己之意
之意是以天崩地陷有無父之國哉不耳得去疏語甚明矣惟責備申生太過
檀弓云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不耳得去疏語甚明矣惟責備申生太過
則受大書缺有間不謂暫避其怒耳宜
白之事書缺有間不謂暫避其怒耳宜

衛公孟彊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疏上十年出奔陳十一年入于蕭以叛此乃自蕭來奔也

大蒐于比蒲

注譏亟也

疏若數于比蒲此則書而譏亟若緩於此則書而為

譏罕上十三年夏已大蒐于比蒲
今始一年復行此禮故曰譏亟也

邾婁子來會公

注書者非邾婁子會人於都也如入人都當脩朝禮

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間隙之地考德行一刑法講禮義正

文章習事天子之儀尊京師重法度恐過誤言公者不受于廟

疏

注書者至都也○舊疏云曲禮下云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今大
會人于都故書而非舊疏云曲禮下云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今大
蒐大閱公雖在不言國內常禮入至朝禮知也○桓六年注諸侯相過
也按杜注亦以意言耳○注如禮入至朝禮知也○桓六年注諸侯相過
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云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是則凡入
人都皆當修朝禮矣杜云會公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是則凡入
會于比蒲儘可書地則當如明在國內故譏其不修朝禮也若在外
何朝之有蒲儘可書地則當如明在國內故譏其不修朝禮也若在外
杜說恐未當○其行朝則當如明在國內故譏其不修朝禮也若在外
舊疏云謂考校其德行者至一地○刑法也○禮文○注考德至過誤也○
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隱七年禮正義○注考德至過誤也○
義亦通於此○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隱七年禮正義○注考德至過誤也○
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
且重賓也是則朝聘重於廟更宜受之于廟矣故隱十一年滕侯先君
侯來朝注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于廟是也故莊二十三年公
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傳云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彼注云年時
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于廟是則朝聘皆當
于廟也今此會在外故言來會公明不受之於廟也

城莒父及霄

注

去冬者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政化大行粥

羔肫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間之
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曰不朝當坐淫故貶之歸女樂不書者本

以淫受之故深諱其本文三日不朝孔子行魯人皆知孔子所以

去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

陰臣之象也

疏

父充云魯邑大事表云莒繫以父者魯人語音如梁

府莒州地霽在今莒州竟杜云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閭

氏若臻四書釋地曰莒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

宰謀去其家密歌在魯亦正西將八百里一則莒父屬魯之西鄆子夏為

周境內邑昭二十六年陰桓子請老莒是也一為齊東境昭三年齊侯

田于莒昭二十六年陳桓子請老莒是也一為齊東境昭三年齊侯

城在莒父是也惟莒州為莒國之莒與大事表同山東通志謂莒始

封在莒萊州府高密縣東南乃莒之莒與大事表同山東通志謂莒始

秋時莒父之遷於城陽漢子始封得名城陽王置莒縣即今青州府之

莒州莒父之說本屬臆度高氏奇曰取地於莒遂謂之莒然則鄭取

許田而謂之說本屬臆度高氏奇曰取地於莒遂謂之莒然則鄭取

子路曰桓子卒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
可遂行此何氏所本江氏永鄉三黨圖考云蛇家歸女樂去魯適衛
皆敘於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築蛇淵囿大蒐比蒲皆衛
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其書行之樂則何事為夫子考十二
諸侯年表及魯世家夫子定而聽其書行之樂則何事為夫子考十二
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魯衛靈公三十八年當魯定
郊當三在春如故築囿大書蒐雖以衛世為正國政孔子雖攝相事而必執事
究係三在春如故築囿大書蒐雖以衛世為正國政孔子雖攝相事而必執事
諫阻是也孟子韓子所謂不可說仲尼也為政于魯以齊證景公患黎且謂年公表衛
世家是也孟子韓子所謂不可說仲尼也為政于魯以齊證景公患黎且謂年公表衛
君何政不仲尼之重祿高必位遺哀公為樂公驕縱其志黎公新樂之必
怠于政仲尼必諫高必位遺哀公為樂公驕縱其志黎公新樂之必
遺哀公時黎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必諫高必位遺哀公為樂公驕縱其志黎公新樂之必
在定哀公時黎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必諫高必位遺哀公為樂公驕縱其志黎公新樂之必
聖人去父之母與後之漢書馮衍傳到顯志歸女樂不誤之楚不聽孔子為政
孔子去父之母與後之漢書馮衍傳到顯志歸女樂不誤之楚不聽孔子為政
間也韓子曰仲尼為政於魯道不顯志歸女樂不誤之楚不聽孔子為政
尼猶吹毛耳君何尼不為遺政於魯道不顯志歸女樂不誤之楚不聽孔子為政
政仲尼必諫而政事聽仲尼絕之魯公聽之去而令黎公新樂之必
魯公樂之必諫而政事聽仲尼絕之魯公聽之去而令黎公新樂之必
疏云隱六年公諫而政事聽仲尼絕之魯公聽之去而令黎公新樂之必
故解之是歲蓋孔子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者為即家今此無冬四時孔具
為魯大司寇攝行空相十一年喜為大司寇若從大家語寇攝之行則定九年始
為魯大司寇攝行空相十一年喜為大司寇若從大家語寇攝之行則定九年始

年無拾遺者此注云蓋也政化大行粥者
道及閭閻本不遺者皆家語相魯文也按校勘記粥者
皆作羔豚不飾者舊疏引皆說云豚前之時羔豚非按史記家語
聞國政自三孔子粥羔豚者弗止賈故曰粥羔豚者不塗塗也
無文或至何乎以意增不求有司樂皆以予之論語是微也子齊
歸文如選鄭陽作饋後漢書引論語邕傳齊人並歸樂何孔子
饋文如選鄭陽作饋後漢書引論語邕傳齊人並歸樂何孔子
外則是亂政傷民大巧偽因濮而飾之鄭以衛宋趙富貴之並
列國以相論語故秦穆遺戎而由余去齊受歸之魯三孔子朝
亦有饋字引論語作秦穆疑亦饋而由余去齊受歸之魯三孔子
之廢朝禮注三孔曰桓子季孫也○也○注當坐淫故齊之女
古禮無女殺陳之佗傳陳人受之故當坐淫故齊之女
六年蔡人殺陳之佗傳陳人受之故當坐淫故齊之女
其賤者何外淫名也春諸侯以外淫者端正王女樂差於外淫
也冬者四時之淫名也春諸侯以外淫者端正王女樂差於外淫
號令則無法今魯受女終樂怠政事也故齊去冬明樂不能承
秋正辭云去冬何也受女終樂怠政事也故齊去冬明樂不能承
行故曰桓子終與通義無喪去冬得者吾聖人與齊人至歸女未
凶夫受公之十三日不齊人雖遺諱魯而君女樂事馬繫于桓子
君臣定公之十三日不齊人雖遺諱魯而君女樂事馬繫于桓子
記曰定公之十三日不齊人雖遺諱魯而君女樂事馬繫于桓子

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大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且郊者以行矣明年春當郊實受云女閭監在是冬之誤證也○注歸女至不書文○校勘記謂出故深諱其本此文與莊二毛本同誤也○鄂本蜀大字本○文作又屬社下讀當祭社正諱淫此言觀社者與親納幣同義蓋淫大惡不注云故諱齊人觀歸社小惡章書此定亦諱淫故去冬以明聖功之樂後不得端門之命舊疏云附嫌近害雖多微詞猶也故書去冬以明聖功之樂後不得端門之命舊疏所制春秋乃自因之即附於己之嫌疑近出於禍患是樂之故魯國之人諱依例可書女子樂雖不爲諱亦書之故曰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何意以魯受女子樂雖不爲諱亦書之故曰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何意諱之也○注辟或說至義蓋不○修疏云孔自冬字春秋而之貶去冬不失謙遜之心違辟害之義蓋不○修疏云孔自冬字春秋而之貶去冬不失謙成是爲王者春秋之法宜說口聖授臣相傳曰達如有用我者著竹帛則去一冬字何傷之董舊疏或說秋恐未然時季孫當國史臣載筆未必顯著子國惡春如南董舊疏或說秋恐未然時季孫當國史臣載筆未必顯著子國惡春已新義未必不修春秋今秋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婁子來朝變通義云正月者爲下錄郊牛之

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曷爲不言其所食

注 据食角

疏 注 据食角 〇即成七年春王正月食

其角乃免

牛是也

注

漫也 漫者偏食其身災不敬也不舉牛死爲重復舉

食者內災甚矣錄內不言火是也

疏

校勘記云 郭本閭監毛本同

作漫也 〇注漫者偏食其身 〇列子黃帝篇漫言曰漢書揚雄傳也

爲其泰曼也 〇注漫者偏食其身 〇列子黃帝篇漫言曰漢書揚雄傳也

際故曰泰曼也 〇注漫者偏食其身 〇列子黃帝篇漫言曰漢書揚雄傳也

延說文義又部曼引也 〇注漫者偏食其身 〇列子黃帝篇漫言曰漢書揚雄傳也

猶以封禪文之泐則從曼 〇注漫者偏食其身 〇列子黃帝篇漫言曰漢書揚雄傳也

食者蓋初食雖止於處 〇注漫者偏食其身 〇列子黃帝篇漫言曰漢書揚雄傳也

也何氏謂偏食其止於處 〇注漫者偏食其身 〇列子黃帝篇漫言曰漢書揚雄傳也

知即漫散意當是其按身 〇注漫者偏食其身 〇列子黃帝篇漫言曰漢書揚雄傳也

莫大焉 〇注漫者偏食其身 〇列子黃帝篇漫言曰漢書揚雄傳也

爲定公知季氏逐昭公 〇注漫者偏食其身 〇列子黃帝篇漫言曰漢書揚雄傳也

書故解之食在死前而言復者是以食輕於死故對重以為復矣所
以為內災甚之也○注錄內至是也○即襄九年春宋火傳云大
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如大有災之也此注
秋以內為天者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之也此注
死復舉義以甚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疏包氏慎言云二年書辛丑月之

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強臣之仇故有滅則危懼之為定公
戒也傷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陳注此乃月者略有滅則危懼之為定公
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注此乃月者略有滅則危懼之為定公
小國也此亦所見世夷狄滅小國而書日者從滅沈例也

夏五月辛亥郊

疏包氏慎言云五月
書辛亥月之朔日

曷為以夏五月郊**注**據魯郊正當卜春三正也又養牲不過三月

疏注據魯至正也○成十七年傳郊用正月三十一辛注魯郊轉卜春

非正故疏上三何氏必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者是其魯郊轉卜春三正

義也舊疏云何氏必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者是其魯郊轉卜春三正

過三月○郊之時夏四月郊牲在時五月郊注不宮名養也○注養牲之

處也謂之滌者取其滌潔清三牢者各主一稷牛唯具所以時足
以充其牲禮記祭義亦云帝牛必在滌三月一稷牛唯具所以時足
事天神與人鬼也正月三月牛限矣即三卜之運也**注**運轉也已卜
復養帝牛五月郊已過三月牛限矣即三卜之運也**注**運轉也已卜

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易曰再

三瀆瀆則不告不得其事雖吉猶不當為也不舉卜者從可知疏

注有已卜至郊也○舊疏云猶言轉卜免牲或言正乃必知得吉者正知

經二吉者以儻凶三十一有相奇者三可以禮決疑故求吉必禮求吉之道三

儀禮二吉乃可為筮古者義今此並用三而郊故知洪範二吉也胡氏匡衷

三人占則從二兆人之言鄭注則筮三各一人掌三易者大卜掌三兆三鄭

意士喪禮占者三人各一筮則筮三各一人掌三易者大卜掌三兆三鄭

龜云玉禮占者三人各一筮則筮三各一人掌三易者大卜掌三兆三鄭

也太卜又云掌三易之法其一從多者山為二日歸藏三曰周易蓋或魯

郊本以十月三月上甲繫卜牲四月二月上辛從卜為日今為改卜牛故五月上始

繫牲更以十月三月上甲繫卜牲四月二月上辛從卜為日今為改卜牛故五月上始

辛得吉卜乃郊也然夏失稷牲唯具之正哀元年穀梁傳曰夏之自正可

以承春以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郊注在四月五月之中有夏始劇

也承比之承以秋九月十月下猶為可也又曰郊三不卜從禮也以四月非禮也

卜強也注以九月十月下猶為可也又曰郊三不卜從禮也以四月非禮也

二月上辛如不從則求吉二月下辛故卜三月上辛從禮也以四月非禮也